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食量有增，在船上精神爽利，每日讀書遊戲頗感快活。這次可算推倒我乘船怕暈的記錄，是何緣故，自己亦不明白。或者因為我近日好飲茄菲，尤其於飯前飲少些強胃的酒；或者因為我數月來習慣於航海生活，不忌船的翻動？

船中搭客只我一人是華人，大不列顛人佔了過半數，其次多數是美國人。

船主 D. Macdonald 氏與我第一次談話當中，我便問他是否英國人？他答是愛爾蘭人。可見雖然同屬英皇統治下的白色碧眼人民，而仍然分辨這樣清楚。船主爲人和藹可親，他恐怕我感到寂寞，所以特別介紹和搭客們談話，很快的將所有頭等艙士女都熟識了。就中有一位很著名的旅行家 W. A. Robinson 先生，數年前和助手一人駕駛帆船環游世界，歷三年之久，回到美國之後，關於他繞航地球一周的經過。著有 1000 Leagues over the Sea 一書。

二，大溪地

自開船日起航行了八天，至十一月廿八日便穿過赤道的零度線。天候日日加熱，氣溫由五十八度增到七十八度，海溫由五十八度增到七十九度。及至三十日的那一天，氣溫再增到八十一度，海溫亦增到八十一度。搭客們須要日日換衣服，由濃厚的冬季服色換到淡薄的夏服。十二月一日晨七時，我們船抵大溪地（Tahiti）。

大溪地的名，我在中國時由華僑談話中亦曾聽過，但在太平洋千萬個島嶼當中，這彈丸般小島，在地圖上却不容易尋覓。

這次航行的期間，我在船上閱看關於描寫大溪地的書籍，以及訪同曾經到過那裏的遊客，得知大溪地概略的情形如下。

『遠在太平洋的東南隅，位於三藩市和雪梨埠之中間，那裏橫臥會社羣島，火山岩的峯巒高聳，珊瑚礁幾將全島羣包圍。至其命名之由來，則因王國會社於一七六九年派遣甲必丹霍氏（Captain Cook）遠征隊到此觀察太白星運行，遂取名爲會社羣島。這羣島包含七個主要島嶼：大溪地和Moorea位於東，Raitea，Tahaa，Huahine，Bora-bora則位於其西約百邁里之遙。

『大溪地爲會社羣島中最主要而亦最大的島嶼。大溪地的名有『東來移植』之義。這島面積約有四百平方英里，海岸線長一百二十英里。其山峯爲南太平洋諸羣島中之最高者，Orohena峯拔海七千三百二十一英尺。人口約有一萬三千餘，土人及混血兒佔多數，華僑亦不少，白人僅數百而已。

『大溪地島的形狀好像一個字8，由兩小島聯合而成，在西北端者名爲大溪地，在東南島尚有別名爲大亞拉埔（Taiarapu），中間有土股連貫之。島內有些地方是人跡難到之處，崇山峻嶺，巖石嵯峨，瀑布溪澗傾瀉分流而入於

海。在這山谷和海岸的中間，就是土壤最肥美的地帶，物產豐富，林園滿佈。

「大溪地的氣候係屬於熱帶，但雖嫌稍熱而尚適宜於人。日間海上微風吹拂，夜來清氣自山巖下降。二月三月間爲最炎熱季候，溫度升至九十四，其餘全年平均日間約在八十五度，夜間八十三度爲最高有時降至六十度。海溫常在八十度，故最宜於海水浴。又據說患風溼症（Rheumatic）人們適宜居住大溪地」。

我們船停泊大溪地的巴別埠（Papeet），這是羣島中唯一的城市。照例醫生及關吏到船上檢查。這裏并有特別規例，就是十五歲以上的旅客，如果居住大溪地兩個月以上的，要納居留稅五百法幣。但過往的游客，連護照都不須查問。

經過長期的航行，極目所見只有天空和碧海，船上呆滯的生活令人久而生厭，忽觀林野青蒼的陸地，何等快感！并且上有高峯插雲，下有珊瑚礁環繞，

海浪擊之，形成白練，殊屬奇觀。所以旅行家 R. Grimshaw 氏說：『大溪地峯巒爲點綴藍色太平洋千個火山岩島嶼中最美麗和最偉大者。……大溪地的奇境和真面目，有非筆墨所能夠形容，或開勿拉所能夠攝影，如要認識之，惟須親歷其景。』這樣描寫，可謂極盡誇揚的能事。

船已靠着碼頭，僑胞們成羣的排列岸上，並且預備汽車多輛，表示歡迎。我和代表們在船上相見後，即魚貫下船，乘車直往歡迎大會會場。秩序單已由大會擬好，節目大概爲：茶會，拜會華僑各團體參觀中華，三民各學校，和總督會見，僑胞全體歡迎大會，游覽，公宴等。演說的題材是依主席團的意思，講述淞滬抗戰經過的情形和此後抗日救國的主張。僑胞們異常熱烈，整千個座位坐滿以外還站立很多人。大溪地地方雖小，而華僑却有四千餘，僑生子女數目亦不少。往年生活狀況甚佳，所有商業百分之八十係在華僑手中，而經營農業者亦夥；自世界不景氣以來，土產跌價生意冷淡。這裏抗日會的成績最優，

依靠僑胞們熱心和商業上勢力，劣貨早絕跡於市場，並且維持到現在。據說法蘭西管轄這羣島，對於土人以及華僑比較其他屬地爲寬容，或者因爲會社羣島孤懸太平洋之中，地僻人稀的緣故。我和總督會見的時刻係定上午十一時，但屆時這位島國的統治者却遲到廿分鐘之久，想他的爲人似屬很隨便；不過會談時他的態度又頗端莊。我在大溪地的時間很短而大部分用作應酬，所以游覽獨少。

但是我在很忙當中，而仍能抽出些時間去游覽，可爲欣幸。依照預定的目的，我同幾位僑胞分乘汽車，往游太白星觀察處（Point Venus）。我們由巴別埠東行，沿馬威海灣（Maui Bay），經過波郎路（Broom Road），共行了八英里路程，便望見燈塔，離燈塔百步之遙就看見霍氏觀察點的紀念碑。在椰子樹綠林當中，有這碑塔點綴，不獨是爲歷史上紀念物，亦是風景的幽雅處。我們爲時間所限，不能久留，所以急要返巴別埠。中途經過Blue Lagoon

旅館，飲些涼水，旅館前面就是海邊，那裏很適宜於游泳。回到巴別埠，游覽街市一週，這樣小埠頭好像我們鄉間的圩場。

關於土人，據說與摩里（Maori）薩摩（Samoa）以及夏威夷的土人同種，統稱為波里尼人（Polynesian），即我們中國人普通所謂海洋洲棕褐色人種，土人身體壯健，白人游歷家的著作對於這點常加贊許。甲必丹霍氏說過：『大溪地土人富有康健美。』不過他們智識稍落後，這是環境使然。游巴別埠的旅客可以遇着不少的混血兒，有些婦女容貌和顏色很有幾分像歐洲人，或者因為埠裏土人與歐人雜居，水手們尤願和土女接近之故。土人僻好花草和悅目的木葉，頭戴花環，頭垂花串，總之在各種社交當中，都用花和葉做裝飾。

船定五時啓碇，我於四點半鐘上船，僑胞們殷勤送別，令我不勝感激——並照這裏的風俗，贈我花環花串花束花籃之多，以至船上會客室中都堆滿了。

三、拉羅唐加

由巴別埠東南行約六百三十海里便到霍氏羣島，位置南北延長於南緯八度與二十三度之間，東西伸展於西經一百五十六度與一百六十七度之間。霍氏羣島可分爲兩個集團——北方集團包含 Penrhyn, Manihiki, Rakahanga, Puka-puka, Nassau, Suvarrow 諸島嶼；南方集團包含 Rarotonga, Aitutaki, Man-gaia, Atiu, Manuke 諸島嶼。Rarotonga 漸且譯音爲拉羅唐加，是這羣島政府駐在地，唯一的城市叫做亞哇呂亞（Avarua）。

我們郵船以每小時十五海里左右的速度，行了一日又半時間，於十二月三日晨到達拉羅唐加島，停泊在亞哇呂亞海面。這裏並無碼頭設備，游客上陸用小駁艇。我們過往游客無須檢查護照。全島在雲霧籠罩當中，我們上陸遇着微

雨，可幸不久出現陽光。據說在十二月和一二月爲雨季，氣溫可升至九十二度。五月和十月裏爲寒季，日間氣溫七十五度，夜間六十度。遊客們直往 *Ra-rofong* 旅館，就在海邊離碼頭不遠，由這裏租車環游全島。*K. Speira* 夫人係蘇格蘭的望族，她兒子現充海軍上校，她愛好陽光，所以時常游行熱帶，這回她到霍氏羣島是第三次，從前住過島中幾個月，情形很熟識，我請求和她同車，以便其指示一切。

拉羅唐加島是很小的，環島周圍僅有二十英里。人口三千九百餘，白人佔一百九十，其餘都是土人。這裏不見有華僑，車夫對我說以前有幾位中國人在這裏居留，但近年都走了，僅有華僑娶土女生了一混血兒，現在這華人已死去，混血兒不會說華語。我們乘車經過亞哇呂亞街市，雖然地方極小，但學校，醫院，無線電台，郵政儲金局等都齊備，英人對於屬地經營可謂無微不至。*K. Spiera* 夫人囑咐汽車慢行，以便領略風景，沿途所見却是熱帶植物，如

芭蕉，谷古，椰子，茄菲，蕃柿，檸檬，橙，波羅密等樹木。更有一種叫鐵樹，葉似針松，而木硬如鐵，故以得名。除了幾處缺口外，拉羅唐加島全部都爲珊瑚礁所包圍，沿途我們停車，以便詳細觀察珊瑚礁。珊瑚大都白色，而狀態則有種種，如花如木如器皿等等，其堅似石，生長於距岸一英里之處，聚積成礁，波浪至此便被阻而消沉，好像天然的防浪堤。在珊瑚堤和岸中間那一英里闊的海面，平靜而現青藍色，有一特別名目譯音爲拉宮（Lagoon）。游覽至下午一時，我們回到 Paratonga 旅館用午餐。

在旅館休息當中，我得到很好機會，因旅館主人介紹，認識這島國酋長的女公子，或稱她爲宮主亦可。她眉目有些歐人的色彩，身材特別壯健，聽她談話，英語流利，慣於交際。我們到花園裏共攝影，留爲紀念。館女主人復邀我和宮主以及 K. Spiers 夫人共飲一杯甜酒，互祝康健。並且說這島裏禁沽酒，因防土人飲醉，蠻性復發，我們杯中物是女主人私備自用的。

午餐完畢，女主人又介紹總督 J. Ayson 氏相見。這位總督係由紐西蘭派來管理霍氏羣島的長官，蓋從一九〇〇年起，這羣島歸屬於新西蘭，而為大英殖民之一部。J. Ayson 氏完全平民化，同他妻子步行到旅館裏用午餐，顏色和悅，他深深向我握手，並且說：『我聞說你是少年中國的打仗能手，今天光臨這裏，極表歡迎。』這回旅行我是個人行動，未曾沾染官的利益，所以在船客報告單中我自稱旅行家。但自從大溪地華僑熱烈歡迎之後，船上人們都知我是抗日的十九路軍軍官了。這位總督之稱贊我，恐怕是從船上得到消息。

下午時光，遊客們都到 Ngatangia 海邊消遣，那地方是本島東端小海灣，適宜於游泳和競艇，據說從前土人飄流到新西蘭去，係常由這裏出發。甲必丹霍氏是首先發現這島嶼的，當時聽聞土人傳說一有趣味的故事，由此我們可以觀波里尼人飄流移殖的情形。很古的年代，薩摩島的英雄 Karika 氏，為探求海外殖民地來到拉羅唐加，同時大溪地的英雄 Tangia 氏，亦以同樣目的，恰在

這裏遭遇。Karika氏向Tangia氏要求比武，一決雄雌。但Tangia氏很聰明，自知勢力不及，因運用其外交口才答覆：『這裏大海茫茫，縱然得勝，但誰是英雄，無第三者來證明；不如將兩方舟楫聯絡，以待時機。』卒因此而兩方日漸接近，友誼增進，其後Tangia氏以女妻Karika氏結為親家，兩族益加和睦，共同生存於拉羅唐加島，以至今日。

遊客們都在Bagoon裏游泳，我因未攜帶泳衣，所以獨自走到土人住宅參觀。屋宇多數用木建造，仍有許多茅舍。室內設備很簡單，草蓆橫鋪地上，即為寢息之所；但間亦有床，寢具被褥却已歐化。器皿用具籃筐等件，大都山羊齒類植物或扁形葉編織而成，視為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東西。這裏土人很和平，遊客參觀尤為歡迎。關於這層，英人說是教會感化之功，蓋倫敦教會於百年前已派John William氏來施教化的工作。我回到Bagoon沙灘，那位Californian文藝競賽獲首選的J. Marhew小姐駕着獨木舟，要求渡我到那邊珊瑚島。

這樣獨木舟，就是波里尼人用以遍游海洋的寶貝。波里尼人操舟術最精，他們潛水技能尤爲驚人，所以在科學未發明時代，便能夠殖於南太平洋各島嶼。所謂獨木舟，我早已聞名，就這個機會很願詳細觀察。那是狹小而瘦長的木刻小舟，船底極尖削，所以排水前進很快，但顛覆亦易，因此在船旁離四尺之處配置一條舟形的實心木，和舟平行排列，而另以兩小桿連貫之，故舟行平穩。

黃昏時候我們回到船上，船甲板上排滿土人求售的東西，如麻絲編成的女裙，蠟壳珠貝串成的頸鍊。游客購買不少，預備爲耶穌聖誕的兒童恩物。

四、威靈頓

由拉羅唐加西南行一千八百海里，便到新西蘭之威靈頓（Wellington）。那天是十二月十日星期一。在這回航行當中，我們缺少了一個星期六，因船向西行，追着太陽，每日要放慢時鐘十分以至三十分，準到十二月八日那天，遂將整個星期六縮去了。

南半球的季候是與北半球相反的，在北半球這時正是冬季，而南半球恰爲夏季。不過雖然是夏季，而威靈頓地方仍是清涼，我們到達那天，氣溫六十三度，海溫六十二度。據衛生統計所公佈，新西蘭爲世界上最合衛生的鄉土，氣候溫和宜人，每年平均有兩千點鐘的陽光照耀地面，所以適合於康健的條件。這是就一般情形而言，但新西倫由兩大島而成，地勢狹長，最闊之處不過二百